



第一章

颁奖——

周是将手中的大包小包往地上一扔，顶着烈日趴在校门口喘气，她实在走不动了，又倦又累，双手都勒红了，满头大汗，刚直起腰，听到喇叭响。电子门徐徐打开。她慢腾腾地将地上的东西挪到一边去，回头一看，放肆地吹了声口哨。嘿！名车！不知又是哪家有钱的公子哥儿。

口哨的尾音还没消失，车子早已扬长而去。她掏出纸巾擦了把汗，四周张望看看能不能碰上个熟人。周是口渴得厉害，跑到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瓶冰冻矿泉水，咕噜咕噜喝下大半瓶。下午的太阳真是毒辣，明晃晃的，着了火似的难受。

“嘿！周是——你怎么在这儿？”林菲菲从里面走出来，看着一手叉腰猛灌矿泉水的周是，吃惊地问。

林菲菲撑着一把碎花遮阳伞，打扮清凉，长发随意散在肩头，身穿Kitty猫图案吊带小衫、牛仔超短裙，露出大片雪白肌肤，引人遐想，脚穿细高跟凉鞋，越发显得双腿修长，身材好得没话说。不过这里的学生对美女都习以为常——美女不怕物以稀为贵，而是怕泛滥成灾。

“哦，林菲菲，是你呀！我刚从外面回来。你要出去？”周是站在林菲菲身边，矮了将近一个头。

“周是，都开学两周了，你才回校？”林菲菲看了一眼地上的三个大袋子，里面装着衣服、食物等零零杂杂的一大堆东西。

“没有，没有……”周是赶紧解释，“我们系的教学楼还没装修好，所以这两周不用上课。”其实她是替一个公司兼职做美工去了，朋友介绍的，整整两周，不分日夜，做牛做马，刚刚做完，总算拿到一笔巨款——两千银子。

林菲菲“哦”一声，低头仔细看了看袋子里的东西，牛肉干、薯片、蜜枣、核桃仁、巧克力……五花八门，应有尽有。林菲菲笑道：“你买这么多吃的想干吗？请客还是开小卖部？”周是笑了笑，道：“当然是自己吃呀！”累了这么些天，总得犒劳犒劳自己。所以一拿到外快，她就立即冲到超市去了。

林菲菲露出嫉妒的表情，挑眉说：“小心肥死你！”

周是得意地笑说：“我怎么吃都吃不胖……谁叫你不能吃！”

林菲菲气得直瞪眼。林菲菲是表演系的学生，必须控制体重。这个学校里所谓的表演系，也就是模特班，走台的。那些学生平常吃东西，习惯吃一半。一块丁点大的奶油蛋糕，都得不断做思想斗争。好不容易一咬牙一跺脚买了，还要毫不犹豫地掰断一大半，扔向一边的垃圾桶，可怜的蛋糕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——此乃周是亲眼所见。

饶是如此，表演系的老师还是说大多数学生体重不达标，超重。

这时，一个男生从校园里走出来，打扮时尚，衬衫只扣了两粒扣子，胸肌若隐若现。周是耸肩打招呼：“嗨，高杨！”高杨目前是林菲菲的男朋友，和她一样，同是表演系的学生。表演系的男生可谓凤毛麟角——整个表演系统共不到十个男生，和这个学校一样，阴盛阳衰。周是站在他面前，矮了一个半头。

周是私下里一直觉得表演系的这些男学生长得不过尔尔，并不如何英俊帅气，五官又不精致，个头高得吓人，但是气质很不一样倒是真的。

林菲菲挽着高杨的手臂要走，临上出租车前又探出头来，说：“周是——你是不是拿了奖学金？”她在食堂门口的公告牌上看见周是的名字。

周是点头道：“嗯，拿的好像是什么云玛奖学金。怎么了？”她填了申请表，但是总分比另外一个男生差了0.5分，所以与国家奖学金失之交臂。每个系只有一个国家奖学金的名额。

“那你还站在这儿发愣？今天不是颁奖典礼吗？”

周是吓了一跳：“什么颁奖典礼？”

林菲菲奇怪地看着她，说：“你不知道？学校特意为你们这些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筹备了一场颁奖典礼，就今天。”

周是这些天因为兼职忙得昏天暗地，连学校都没回，哪知道这事呀，忙问：“什么时候？在哪儿？”林菲菲敲着额头思索，又问身边的高杨，半晌才说：“肯定是大礼堂，好像是三点。跟我又没关系，我也不大清楚。”

现在已经是三点零二分了。周是一惊，谢了她，匆匆往大礼堂赶。提着这么多东西，又累又碍事儿。想了想，拎回宿舍肯定是来不及了，于是跑到附近的教学楼，就近找了间教室，把东西往讲台柜子里一扔，撒腿就往大礼堂跑。

学校做事一贯拖拖拉拉，说是三点，不到三点半肯定举行不了，所以周是也没有真急得不行。

一到大礼堂，放眼望去，只见一片黑压压的人群，但却鸦雀无声。学校里的领导已经坐在主席台上。周是猫着腰从后门进来时，特地看了看手表，才三点十分，可眼前，明摆着颁奖典礼已经进入状态了。她丧气地想，以前开会从来没这么准时过，今天难得迟到一次，偏偏这么倒

霉就赶上了。

她在后排找了个不显眼的位置坐下来，准备等下叫到她再上台领奖。刚一坐下，旁边就有人认出她了，说：“哎，周是，你来了！你们系的肖老师找你都快找疯了，见人就问！你还不赶紧找他去！”她忙问：“哦！找我干吗？”那人耸肩摇头，表示不知道。

周是估摸肖老头是没见到自己来领奖，所以到处问人。她探起身子，见肖老头站在礼堂另一边，于是让认识的同学传话过去。肖老师四十不到，早已“聪明绝顶”，顶着一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圆形大框眼镜，一脸严肃，所以大家暗地里都称他为肖老头。他听别人说周是来了，眉头一皱，便往这边走来，没有多说废话，只简短道：“周是，到第一排坐去。”用的是命令式的语气。获奖的学生都坐在第一排。

周是没敢废话，只能在众目睽睽之下尴尬地走到第一排。有人马上起身让座，空出最好的位置，正对主席台。她头皮发麻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又不好推辞，只得假装若无其事的样子坐下来。

学校里的领导开始讲话，老生常谈罢了，毫无新意。周是松了口气，都是些陈词滥调，耳朵都听出茧子了。一阵困意袭来，她不由得昏昏欲睡。可是上面的领导都盯着呢，眼皮底下，就算她吃了豹子胆，也不敢如此嚣张。

为了打发无聊的时间，周是掏出手机，将它调成振动模式，悄悄拿到桌子底下给李明成发短信——“今天我拿奖学金，你快过来，我请客！”

李明成跟她一块长大，称得上是青梅竹马，现在在清华就读，物理系的高材生，自小品学兼优，为人却斯文和气，并无半分优等生的傲气。

等了半天，李明成也没回短信。估计他没听到短信的声音，于是周是又拨了个电话过去。正在拨号中，旁边的毕秋静捅了捅她。她忙抬头，心里吹了声口哨，低声问：“这人是谁？”毕秋静笑，说：“帅吧？云

玛的总裁卫卿，真是年轻又英俊！”

毕秋静是化学系的风云人物，老师批试卷都是以她的答案做参考标准，这次拿的自然又是国家奖学金。此人念书心无旁骛，孜孜不倦，每天准时上晚自习，雷打不动。周是曾想，她大概是想拿诺贝尔化学奖，为国争光。

这个学校，理工科的学生和艺术系的学生截然不同，泾渭分明。林菲菲和毕秋静是代表。

周是看了一眼台上正发言的人，只见此人身材高大，五官深邃，鼻梁高挺，嘴唇微薄，一副血色不足的样子。白色衬衫，深色西服，领带中规中矩，表情一丝不苟，气势庄重威严，给人严肃认真的感觉，全身上下无不透露出成功人士的气息。

周是挑了挑眉，低声问毕秋静：“学校为什么请他来？”以前周是也拿过奖学金，可学校从未这样郑重其事、大张旗鼓地办什么颁奖典礼！毕秋静小声说：“听说学校要新建一座食堂，想获得云玛的赞助，所以特意搞了个颁奖典礼。咱们学校不是有云玛奖学金吗，找个借口请他过来，要钱之前总得拉拢一下。”周是点头，原来如此。没想到她获得的奖学金就是眼前这个人提供的。

卫卿的讲话客套得体，并没有什么煽情之处，无非是希望同学们“继续努力”“百尺竿头，更进一步”之类的。可是谢幕的时候，大礼堂里竟掌声如雷，持久不歇，有些女同学趁乱故意发出尖叫声。周是当然知道为什么，她笑了笑，不屑地对毕秋静说：“哪有那么夸张！年纪不小了吧，暮气沉沉，脸色发白，精神不振，看样子是工作狂，没什么情趣——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肖想他？”

毕秋静白她一眼，说：“什么叫年纪不小？！人家还不到三十岁！”周是笑了，说：“那也有点老。”对才十九岁的她来说，三十岁简直不可想象。毕秋静反问：“那你觉得什么样的男人好？”周是想了想，说：“干

净的，斯文的，熟悉的，还要聪明……”毕秋静不等她说完，突然拉着她站了起来。众多领奖者正往主席台上走去。

主持的老师大声宣布：“美术系804班的周是同学，云玛奖学金获得者，大家鼓掌欢迎。”周是从云玛总裁卫卿手里拿过颁奖证书。卫卿伸出手，笑说：“周是同学，恭喜，请继续努力。”周是忙伸出手，与他好好地握了一握，太用力，有点手足无措。她尚不习惯这样正式的见面方式。卫卿像是没察觉到她的紧张，很快放开她，将另一份获奖证书发到旁边的同学手里，同样是握手恭喜。

周是冷眼旁观，自己还不到他下巴，厚重的阴影罩下来，身高上的威胁更加明显。细看他的长相，眉是眉，眼是眼，五官分明，比起在场净是秃头啤酒肚的学校领导，长得还算差强人意，怪不得会引来诸多女生的尖叫声。看他不苟言笑的样子，大概想不到底下有这么多女生倾慕他。

周是突然感觉到口袋里手机在振动，一定是李明成打电话过来了，现在她又不能接，只能干着急。趁人不注意，手伸进口袋里，摸摸索索，小动作不断。众人脚都站酸了，才终于等到多话的党委书记发表完“激情澎湃”的感言。

颁奖典礼一结束，学生们一哄而散，全往门口挤去。

周是没急着走，站在主席台下打电话：“李明成，我刚才上台领奖去了，所以没敢接你电话。你现在过来了没？”

“打车过来的，已经到了，在你学校门口。”

他倒是随传随到，呼之即来。周是心里很是欣喜，笑了笑忙说：“那你再等等，我马上就过去！”她抄近道往后门溜出去时，一眼便看见学校的领导正一一和卫卿握手话别，一个个点头哈腰的，态度殷勤，众星捧月一般。她心中恶寒，拐了个弯，往旁边的草地上穿过去。

李明成双手插在口袋里，见她一路跑来，连忙挥手道：“哎——诗诗，这里！”诗诗是周是的小名。她本来是叫周诗的，上学后才发现光

是她班上就有两个诗诗，一气之下，于是改名叫周是。以至于后来，许多人听到她名字，都以为是男生。

她大口喘气，指挥李明成：“去，买个冰淇淋来，热死我了！”一边还用手拼命扇风，碎长的短发更显凌乱。李明成眼明手快，拉住要走的她赶紧往旁边让，嘴里说：“小心车！”一辆黑色的兰博基尼刚好擦身而过，差点就刮到了。

李明成教训她：“你也不看路，万一撞到了怎么办？”周是调皮地做了个鬼脸。李明成心想，这车主太嚣张，学校里还敢开这么快，见人站一边，也不减速。

见李明成看着远去的车子皱眉，显然对车主的做法相当不满，周是反倒满不在乎地推着他说：“好了，好了，又没出什么事。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”李明成诧异，问：“这么早？还不到五点。”周是笑嘻嘻地说：“慢慢吃，吃他两三个小时，难得下一顿馆子。”她早饿了，中午饭都还没吃呢，此刻正饥肠辘辘。

周是带李明成来到街角的一家饭馆，说：“别看这家饭馆门面不起眼，生意可红火了！是地道的川菜，老字号，这一带很有名的。”价钱自然也不便宜。时间虽然尚早，可是客人却不少。地方有些逼仄，过道很窄，有些拥挤。两个人在窗口挑了张桌子坐下，这个位子正对着右前方的电影院。周是心想，吃完饭正好看场电影，消化消化。

她很豪气地点了几道平时都不舍得吃的大菜后还要点清蒸螃蟹，李明成阻止道：“诗诗，等一会儿你一个人把它吃完！”周是看看菜单，两个人确实吃不完，于是作罢。一顿饭吃得风卷残云，酣畅淋漓。两个人喝了一瓶二锅头、五瓶啤酒，这才兴尽而归。周是酒量不浅，李明成就更不用说了，周是是他带出来的。

结账的时候，李明成抢先一步把账结了。周是不满，说：“我拿了奖学金，请你吃饭是应该的！”李明成笑道：“没有你替我付账的道理。”

拉着她就往外走。此时夜幕已降临，华灯初起，路上车辆川流不息，落地窗里透出的灯光，璀璨温暖。这是一个热闹的城市。

微凉的夜风一吹，酒醒了一些，李明成扶着周是往回走。周是喝得双颊赤红，含糊地说：“李明成，想不想看电影？”电影院巨幅海报垂下来，上面的女明星风华冷艳，嘴唇鲜红欲滴，凡是路过的行人莫不回头张望。

李明成叹气道：“诗诗，你喝多了，我先送你回去。”口气有几分无奈。周是走路不太稳，意识倒还清醒，说：“那行，晚了，你也该回学校了。电影以后再看。”

李明成问：“大四了，想好以后怎么办了吗？”这个时候，大多数人都在为前途忧心忡忡。周是满不在乎地说：“还能怎么办，看着办呗！”脚下一软，差点绊倒。李明成赶紧扶稳她，又问：“那是想找工作还是考研？”

周是想了想，说：“大概找工作吧。读了这么多年的书，都读傻了。”又随口问李明成：“你呢？考研？”李明成点头，他读的是理论物理，当然是要继续深造。

两个人慢腾腾地往回走。李明成说：“诗诗，你年纪还小，应该考研，多念点书总没坏处，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书到用时方恨少。我们学校的美术学院就很不错。”李明成在班上年纪本来就偏小，而周是和他同一个年级，却比他还小两岁。

周是撇嘴道：“就我这成绩，哪考得上清华美院呀！英语头一个是难题，我现在连四级还没过呢！”美术系的学生英语大都烂得不行，都大四了，周是班上只有一个人过了四级，不但过了四级，还过了六级，分数史无前例地高。所以这次国家奖学金是人家张帅，而不是周是。周是六月份的时候四级考了419分，是班上第二。而学校有不成文的规定，美术系的学生英语四级只要过了350分就能拿到毕业证。

李明成没好气地说：“谁叫你不好好学？念高中的时候，你英语不是挺好的吗？”

周是叹气：“以前是被逼出来的。”其实她英语一直就不咋地，转念一想，又说：“李明成，我要能考到你们学校，我爸要高兴坏了！说出去甬提多有面子。对了，你是要考你们学校的研究生吧？”这样，两个人还能再次成为校友，她越想越觉得不错。

李明成耸肩，回道：“大概吧。我们学校的文凭好歹能唬一唬人。”他正在考虑出国的事，目前只是想想，连申请书都还没递，八字还没一撇，也就没告诉她。

周是仔细一想，考研究生好像也蛮不错的，考上公费的话不但不用交学费，还有生活补助，省得朝九晚五上下班，还要日日受老板的闲气。于是她大手一挥，拍着胸脯说：“我决定了，不找工作了，考研！”

周是不是醉酒后的胡言乱语，她是真的想考研了，真的想跟李明成在一起。

李明成送她到女生宿舍楼前，顿了顿，还是问了出来：“诗诗，你学费交了没？”周是点头道：“交了，我爸跑了趟远程运输，给我打了一大笔钱。”他点头，又问：“那你身上钱够吗？”她忙说：“够够够，你别忘了，我刚拿了奖学金。”他“嗯”一声，说：“那行，你上去吧，时间不早了，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，别藏着掖着不说。”

两个人住在同一条街上，从小到大上同一所学校，诗诗家里的情况他很清楚，因此才会有此一问。自从诗诗的母亲因病去世，花费了大笔的医药费，她家里的经济状况就一落千丈，而艺术学院的学费又高得吓人，平常颜料纸笔等日常花费就不容小觑。有些美术系的学生，光是素描用的铅笔，一买就好几千，更不要说其他开销。

艺术是有钱人的玩意儿，周是挣扎得煞是辛苦。



第二章

——酒吧

回到久违的寝室，一开门，满室烟雾缭绕，乌烟瘴气。其他三个舍友正对着电脑吞云吐雾。周是面不改色，只是走过去将窗户开大，风立刻呼啦啦地往里灌，但烟味依然经久不散。学艺术的人，大多个性张扬，我行我素，对别人的事不闻不问，也不喜欢别人对自己指手画脚。大多数人抱持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行为准则。周是两个星期没回来，也没人多问一声。

周是问上铺的刘诺：“老班这些天有没有布置作业？”刘诺负责收女生的作业，周是跟她关系还行。刘诺嘴角叼着烟，手指一边飞快地在键盘上敲打，一边说：“哦，老班催着要暑假写生的作业，下星期要交。”

周是一拍脑袋，这才想起来，喊道：“差点忘了！幸亏你提醒。”她拿了画室的钥匙，随手抓了件外套就出门。只剩两天了，她作业还一点都没做，时间很赶。她们学美术的没有所谓的期末考试，成绩都是平时作业。所以周是对作业很重视，从不马虎了事。

去画室前，她先绕到教学楼，取回大包小包的零食。这次交作业的

时间这么紧，看样子必须赶通宵了，这些零食正好用来当夜宵。

画室的灯居然亮着。他们美术系的学生不像理工科的，基本上没人会来上自习。推开门，浓重的油墨味迎面扑来，里面却没人。画室中央摆着画架，上面有一幅尚未完成的风景油画。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，满眼是绿，星星点点的白色小花点缀其间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右上角黏了一张照片，看来某人正是照着这张照片画的油画。

有人进来，周是笑说：“张帅，这是你画的油画？一个暑假不见，有长进了哦。”他的这幅油画色彩运用得很到位，光和影处理得也很好。张帅个子中等，额头饱满，国字脸，双目清亮有神，戴着一副时下流行的黑色边框眼镜，不落潮流。张帅不像其他学艺术的男生留着醒目的长发，他的板寸头让他看起来很精神。虽然整天和颜料色彩打交道，可是身上手指总是很干净。

张帅笑而不答。周是低头看照片，又问：“这是你在哪儿拍的？内蒙古？”张帅提起笔筒里的画笔，点头说：“暑假去了趟呼伦贝尔草原，见风景好，随手拍了几张照片，想练习练习油画。”

周是见大部分都快完成了，问：“你画了多久？”

张帅想了想，说：“快半个月了吧。”周是摆开自己的画板，开始调色，说：“那还挺快的。”要她画油画那是来不及了，只好先画一张水彩画交差。

两个人都开始画画，一时无话。时间不知不觉流逝，张帅看了看手机，已经快到十二点，宿舍该关门了。他问周是：“你今天打算通宵？”周是正画到紧要关头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嗯，我写生的作业还没动笔呢。”

张帅点头，说：“那你慢慢画吧，我先回去了。”临走前看了看她，只见她额前的碎发滑下来，几乎遮住了灵动的双眼，但神情依然专注。他抬手按了一下墙上的开关，后排的日光灯一下子亮了起来，画室顿时

明亮许多。周是浑然未觉，依然运笔如飞。他怔怔地站了一会儿，轻轻带上门离开。

经过两日的奋战，总算在周一上午十二点之前将作业交了上去。周是大大松了一口气，日子又逍遥起来。美术系的学生，只要没作业的时候，日子总是逍遥的。

这天，周是回画室收拾零碎用品，那些颜料和笔都不知道被她糟蹋成什么样子了。突然看见讲台上堆了厚厚一叠有关美术方面的书籍，有画作欣赏的，有创作理论的，还有十九世纪俄罗斯作品集……都是原版书籍，价值不菲。有一本画作标价五百英镑，价格真是惊人。周是翻得舍不得放下。

也在画室的张帅见她这样子，主动说：“那是我的，喜欢就拿回去看好了。”周是当下兴奋得满脸通红，连连保证：“张帅，我一定会好好翻看的，绝不弄皱一点儿。”

张帅笑道：“没关系。你弄皱了，就替我洗笔好了。”

周是挑了一本，小心翼翼地放进包里，说：“我这个周日晚上就还你。你会在画室吗？”张帅点头，还问：“其他的不要吗？”

周是笑着挥手道：“看完再借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”她怕弄脏了画册，每次翻看之前都要洗手，小心翼翼。

周末晚上，周是背着双肩包走进尚未营业的“王朝”酒吧。酒保阿齐一见她便喊：“西西，你来得正好，快帮我将这些酒搬到吧台上去。”她答应一声，将肩上的背包扔在一边，捋起袖子帮忙。过了一会儿，阿齐点头，说：“行了，快营业了，你赶紧换衣服去吧。”

她走到后面，打开自己的柜子，对着镜子上妆。先是轻轻扑上粉底，再将腮红仔细地扫在脸颊两侧，使小小的脸更显得轮廓分明。眼影用亮色的，灯光下闪闪发光，睫毛又长又翘，盖下来像蝴蝶的双翅，忽闪忽闪，仿佛随时会飞出去。镜子里的眼睛，黑亮而有神，似是含情未语，娇羞无

限。周是满意地挑眉一笑，姿态颇为妖娆。她开始换上酒吧里的衣服——上衣领口开得极低，裙子长度只到大腿，高跟鞋又尖又细。这里，人人都这样穿。

她在这个酒吧做服务生，每个周末来帮忙，必须工作到凌晨四点，报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，说到底，她只不过是服务生，靠劳力赚钱，加上性质属于兼职，收入仅够食宿费。不过，有些服务生也陪客人喝酒聊天，从中得到提成。若双方你情我愿，其他事情也不是没有。夜晚一旦来临，这里便是另外一个世界。

客人渐渐多了，一些男女坐在昏暗的角落里旖旎缠绵，喁喁细语。周是照单子端酒过去，上身尽量不弯，下身屈膝，将酒及用具放在桌上。那个正和身边女伴卿卿我我的男人抬头，随手扔给她几张小费，她坦然受之。这里有这里的生存法则。

忙了一阵，周是回后台歇口气，一杯咖啡下肚，精神不由得好了许多。忽然听见酒吧的盛总经理吩咐大家：“现在开始，暂时不营业，幸好客人不多。阿齐，你去清场，跟外面的客人解释，就说出了点事，跟大家赔礼道歉。让门卫在外面守着，别再让客人进来。”

她一惊，忙跑到阿齐跟前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为什么不营业？”

阿齐笑道：“哪出什么事了！酒吧有人包下了，只好对外说暂停营业。”周是抬眉，“哦”了一声，十分不屑地说：“谁这么嚣张啊？有钱也不是这么个糟蹋法！”能让盛总把送上门的财神往外赶，此人身份一定大不简单，一出手就包下整个酒吧，不是富二代就是公子哥儿。

阿齐领了几个男服务生往外走，头也不回地说：“京城这地儿有钱有势的人多着呢！嚣张的事你还没见过！”

不到半小时，酒吧顿时空了，灯光暗下来，音乐停了，周围寂然无声，不像闹哄哄的酒吧，反倒像大考前的自习室，安静中井然有序。周是坐在吧台上和阿齐闲聊，调侃道：“咱们‘王朝’，今晚的皇帝何时驾

临？”阿齐大笑，说：“会让你一睹圣颜的。”

十点不到，数十人蜂拥而入，有男有女，一片娇声笑语。其中一人走在前面，手挽一容貌极其秀丽的美女，旁若无人进来，霸王之气显露无遗，看来他便是今晚“王朝”的“皇帝”。

盛总连忙迎上去，亲自招呼。音乐轰的一声响起，灯光四射，落了一地，众人情绪顿时高涨起来。一瓶瓶好酒不断端上去，脚下堆满了空酒瓶，那些人都是一杯见底，喝的仿佛是矿泉水。

周是将一杯果酒放在桌上。那女生细声细气、客客气气地说谢谢。她忙说：“不用谢。”此女生一头长发直垂到腰际，瀑布一样散下来，又黑又亮，巴掌大的瓜子脸，五官精致非常，化了妆的皮肤灯光下肤白胜雪，宛若凝脂，唇若樱桃，小巧可爱。饶是周是这样见惯美女的人，仍不得不感叹此女真乃天生丽质。看她气质恬淡、安安静静的样子，不像是经常来酒吧混的人，周是不由得多看了几眼。

听得另外一人说：“这酒是我特意让人调的，喝不醉人的，味道像果汁一样，你试试。”声音低沉，像无人的夜，像醇厚的酒，诱人沉迷堕落。说话的人还将吸管调了调位置，正对着对面的女生。那女生乖巧地点头，俯头喝了一口，微笑着点头称赞。

周是转头一看，此人打扮休闲，白衬衫随意敞开，双腿交叠，歪在沙发上，头发乱得很有型，手指有意无意点着桌面，一脸轻松闲适的样子。她觉得眼熟，一时间没想起来是谁，以为是哪个电视明星，心想，天下的帅哥长得都差不多，管他呢，反正跟自己没关系，于是作罢，不再多想，掉头就走。

不是周是记忆力不好，而是卫卿形象改变太大，使她根本没将他和颁奖典礼上那个严肃认真、不苟言笑的卫卿联系在一起。

卫卿却一眼就认出了她。他纵横情场、商场多年，眼睛何等厉害，任你披了无数马甲，也能将你打回原形。他喊住要走的周是：“给我来杯

‘王朝’。”周是一愣，她在这里工作时间也不短了，从未听过还有酒名叫“王朝”的。但是她依旧恭谨地说了声“好”，然后往吧台走去。

卫卿想起那次的颁奖典礼，他面无表情坐在高高的主席台上，座无虚席。典礼都要开始了，一个女生低着头，从最后一排走到最前面一排，样子尴尬不已。她身穿褶皱式白衬衫，袖子卷到手肘，腋下汗湿，背上应该也湿了。全场目光都在她身上，她故作镇定地坐下来，等旁人不注意，却掏出纸巾拼命擦汗。

近距离地接触，是在颁奖台上。她站在所有获奖人中间，十分惹眼，是整个领奖台的焦点。一头柔软的短发利落地削下来，五官秀丽，双眼骨碌骨碌乱转，灵气毕现，透明的肌肤，小巧的鼻梁，唇角噙着微笑，眼里却满是不耐烦，眉毛粗直，似乎在张扬桀骜不驯的性格。整个人的骨架纤细非常，不盈一握，握手的时候，仿若无骨，宛如一泓清泉在手心滑过。

再次见她是在校门口，和小男朋友拉拉扯扯，十分亲热。万万想不到在这里还能见面，变化还如此巨大。短短时间遇见这么多次，冥冥之中像是一种缘分。

既然是缘分，他当然要好好把握。

其实他们见面的次数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还要多。第一次见面同样是在校门口，他不耐烦地按喇叭，周是对着名车流里流气地吹口哨，可是彼此都不记得了。

周是指着远处的卫卿半是调侃半是嘲讽地说：“阿齐，‘皇帝’要‘王朝’，你给得起吗？”阿齐笑得夸张，做了个请安的动作，笑说：“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，没有也要有啊！”说着忙碌起来。“王朝”是卫卿一个人专用的贡酒，在这里他便是帝王。

周是咋舌，将琥珀色的液体小心翼翼地端过去。卫卿挑眉看了她一眼，然后将一个精致的小盒子放在托盘上，样子漫不经心。周是不解，

问：“先生，请问您这是……”卫卿懒洋洋地说：“小费。”周是还从未收过这样特殊的小费，不过“皇帝”的旨意是不能违抗的，她只得说：“谢谢。”躬身退下。

转到后台，打开一看，周是吓了一跳。居然是一条镶钻项链，灯光下熠熠发光，璀璨夺目，真是漂亮。她曾经在珠宝店见过这个牌子的珠宝，恐怕得十来万。心里不由得忐忑不安，怀疑对方是不是给错了，这出手也太阔绰了！一时间，周是老想着该不该送还这个“小费”。这种贵重东西，乱收的话，会不会引起麻烦？

左思右想半天，觉得那种人极好面子，当面退回去，恐怕不行，还是静观其变，找个机会悄悄还回去。虽然也有天降横财据为己有的侥幸心理，但隐隐总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。

此后的时间，她没有正面碰上卫卿。音乐声响，红男绿女开始搂抱成一团滑下舞池。盛总陪着笑在卫卿一边坐下来。察言观色是他的老本行了，他看了看卫卿的脸色，凑过去说：“卫少，有事？”卫卿转动着手里的酒杯，状似随意问：“那人是谁？”

盛总随着他的眼光看去，眉毛一挑，心领神会地一笑：“那是我们酒吧的服务生，名字叫西西。”

卫卿“哦”一声，问：“西西？”

盛总端起酒杯一饮而尽，似有深意地重复：“是的，西西。”然后站起来，笑得不怀好意，“卫少，有花堪折直须折啊！”

客人都下舞池跳舞，没有那么忙碌了，于是周是躲在后面和人闲磕牙。“来玩的这些女的看起来气质都很好呀，尤其是那个长头发的，跟大家闺秀似的。”周是对舞池里的女人评头品足。

有知道底细的在一边说：“这些女的都是大学生。”

周是吃了一惊，问：“哦，是吗？都是大学生？那这些男的都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耸肩道：“有权有势又有钱的人呗！”

周是仍不相信，说：“不会全是大学生吧？一两个跟着朋友出来玩也是有的。”

那人冷笑一声，说：“这些人就喜欢带女大学生出来玩。这些女的，大部分是艺术学院的学生，长得漂亮，又成不了明星，就经常和一些有钱的公子哥儿混在一块。”

周是想起自己学校表演系的学生，教学楼前的停车场，凡是名车，基本上是开来接这些模特的。而辛苦了一辈子的教授们开的大多数都是大众款。

那些人一直疯玩到凌晨三点才离开，周是早已困得睁不开眼睛。照例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窝一夜。这个时候回学校，被抓到是要记过的。她通常在酒吧小睡一觉，等宿舍开门后再回去倒头大睡。